

大度 之 山恋

穹风◎著

藤井树强力推荐作者

台湾最具影响力新生代网络写手

我是天空，没有颜色的天空，

接受你在我怀里吹拂，填补你的颜色。

我是天空，没有怨尤的天空，

为的，是要包容你的自由。

所以我存在，只为你存在；

所以我守候，只为你守候；

狂烈不休止的风啊，历经海天之后，

你何时愿意止歇，

安栖在我为你悸动的胸口？



大度山之恋

穹风◎著

藤井树强力推荐作者

台湾最具影响力新生派网络写手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度山之恋 / 穹风著, 一汕头: 汕头大学出版社, 2004. 10

ISBN 7-81036-847-8

I. 大... II. 穹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4) 第088830号

中文简体字版 ©2004 由汕头大学出版社发行。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商周出版事业部授权, 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。
非经书面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汕头大学出版社常年法律顾问: 广东金领律师事务所

大度山之恋

作者: 穹 风

责任编辑: 胡开祥 庄少兰 童 菲 廖朝晖

封面设计: 耀午书装

责任技编: 姚健燕

出版发行: 汕头大学出版社

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邮 编: 515063

电 话: 0754-2903126 0754-2904596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 × 1168 1/32

印 张: 8 插 页: 16

字 数: 140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20000 册

定 价: 18.00 元

ISBN 7-81036-847-8/I · 110

发行/广州发行中心 通讯邮购地址/广州市天河北路177号祥龙阁2202室 邮编 510620

电话/020-85250103 传真/020-85250480

马新发行所/城邦(马新)出版集团

电话/603-9056 3833 传真/603-9056 2833

E-mail: citeckm@pd.jaring.my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

给大度山之恋的人，的事

“大度山之恋”，一个中部非常有名的 BBS 站，上站人数可以达到两千五百人的站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人，当然，也有各式各样的故事。

我在台中生活了十多年，有五年的时间，跟大度山紧密牵扯着。从它而来的人，从它而来的事，始终没有间断过。经常在无意间，我会想起这段过往。

我不是东海的学生，却从东海的 BBS 站开始接触网络，也在这里，开始踏出世界，慢慢走出自己的小空间。只不过，一路走来，身边经过了太多人事，思之，难免感伤。

我想记录这样一段故事。把过去很多小说里面的人事物，一次串联起来，让自己片段交织的回忆，变成一个完整的记录。所以，故事里面，将出现许多以前在我的小说中出现过的人物，他们存在着，也对此刻的我之所以如此，起了极大影响。

这是一个我非常在意的故事。写作的念头存在已久，迟迟不敢动笔，是因为我怀疑自己能否有毅力与信心，去将它化作文字上的故事。

现在，我想是时候了。

她绝对是这样个性的人。

至少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始终没有怀疑过。当我在写这篇前言时，她正坐在我背后，拿着烟灰缸，正在监视着我如何在全世界面前……出卖她。

因为不想等老了再写回忆录，所以我写小说，写我周



遭的人、周遭的事；即使因为写了这些，可能使我遭遇不测，或者提早残废，我也在所不惜。

“大度山之恋”，是个让我有很多回忆的地方，尤其是上面的老朋友们。我喜欢看别人的说明档、纠正别人的错字，那会让我感觉很过瘾，尽管她就在我背后骂我变态，我也无法否认我的癖好。

这篇小说，送给很多人，送给刚才用掏耳棒戳我的她，送给我的老家“大度山之恋”，更送给所有在网络上面，找到幸福的爱情，与不幸福的爱情的朋友们，祝福大家。

穹风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晨四点四十六分，埔里山居



第一章

百分之一百，是你错误的字。
百分之八十，是你我带点荒唐的接触。
百分之六十，是发生在我身上对你的好奇。
百分之四十，是导因于你心里对我的探索。
百分之二十，是已经无法挽回，必然性的结果。
零，停止错误，你应该开始思念我。

我不爱解释经过转折后的思绪，
一如飞叶不会解释它飘落的原因。
你该懂的，女孩。

让我们见面吧！

01

“要不是那一瞬间看见了你的泪
我就不会懂你的痛。
要不是再一瞬间懂了你的痛
我就不会爱上你。
爱上你，是因为看见了你的泪，懂了你的痛”

真的吗？屁话，当然是假的。

这是我的说明档，说明档引号里面那段话，来自于我做的一个梦，不过我已经忘了内容，只记得梦里我们很相爱，在梦的最后，我是那样对梦中的男主角说的。



这种梦会是真的吗？当然是假的，因为我从来没谈过恋爱。

这里是大度山之恋，东海大学的 BBS 站。我不是东海的学生，不过我会上这个站。

因为，东海是我最想考而考不上的学校，念不了这里，上上它的站，总行吧！

所以我大二的时候，请我哥帮我装了电脑，还安装了上网的软件，我找到了大度山之恋这个 BBS 站，并且注册加入，我是 cecia，别瞎猜，只是随手键入，一点意义也没有。

我哥人在新竹科学园区工作，他从新竹开到台中区，买了电脑零件之后，又开到沙鹿镇来，帮我组装电脑。他把东西载来那天，对我说：“小姐，下次你自己去载好不好？台中的路好难走，你自己又不是没车！”

是的，我们家每个人都有一部车，虽然，我家并不是很有钱。之所以会给每个人配一部车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家的人太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或意外灾害。

我爸骑脚踏车到庙口下棋时，被卖菜的机车撞到，所以他要买台更大的，誓言讨回这一撞，不过自从他买车之后，就没再见到过那个卖菜的阿婆。

我妈每天下午都会出门遛狗，我家的狗狗是只纯种的小马尔济斯，他们出门散步时被邻居的秋田狗追过好几次，所以她现在都开车去遛狗，狗的散步空间，从巷口到巷尾，变成从车后座的左边到右边。

我哥赶着出国的那一天，搭乘的火车在平交道撞上了大货车，结果害他错过班机，与要注册的外国大学研究所无缘，所以只能在新竹科学园区上班，他从此不再相信大众运输工具。

我开车的理由跟交通意外无关。我新买了 LV 皮包和手机的那个晚上，在学校附近被抢，当晚一共损失了六千



多元，我没有哭，不过我的信用卡在流眼泪。

所以，我爸给我们每个人买了一辆车，我的是白色的丰田 Tercel，昵称叫“小白”。反正他不怕没钱，只要台湾人还爱赌，我爸就永远不会有失业的一天，是的，我爸爸是个六合彩的组头。

我在我的说明档上面填了这样的句子，用来作为纪念，纪念我那个很无聊的梦。

当然，网络不是我的全部，我还有很多要忙的事情，我还有一堆报告要交、要实习、要参加辩论社、还要定期帮同学的文学电子报写诗。为了我未来远大的志向，我还要接触各种奇怪的专业杂志，我是护理系的学生，我的志向，是当个护士。

我拿石头砸自己的脚
一颗很大很大很大的石头
脚 很痛
痛得要死 迸出血痕
痛得连心都在颤抖了

可是脸上的表情还在微笑
假装笑容十分美好
假装痛着的是别人的脚
口气要漫不在乎
语调要轻松自然

我不痛
我不痛
真的不痛
一点也不



努力自我催眠

即使血流如注
即使心 在颤抖……

我·不痛

绿的天

我的昵称与笔名都是“绿的天”，理由很简单，我喜欢绿色。取一个这样中性的名字，可以省去很多被搭讪的麻烦，尤其是当你一边在苦苦思索着文章的下一句，却忽然有人传讯过来问你要不要一夜情时，你会气得想砸电脑。

我会在 BBS 上面写诗，也会把诗贴到同学的电子报，虽然这些诗并不像诗，大多数都只像感觉而已，而且我不是那种可以天外飞来一笔，也不是那种运笔如神的人。每一个字句，我都要经过非常严肃的思考，才能写得出来，尽管，即使是这样，文章也未必是好文章。所以我在写东西时，必须保持绝对安静，我会把房门关起来，把音乐关掉，只留下一盏桌灯，不过我喜欢开着电脑荧幕，而且连上线，因为我在瞥眼到安静的 BBS 画面时，会特别有灵感。这纯粹是个人癖好，就像有人喜欢一边洗澡，一边写歌一样。

十元硬币，你掉落在地上的东西。

有价值，却低廉。

十元硬币，正面是你来了，背面是你走了。

不肯捡拾，

是我爱你的心，

弃如



蔽屣

.....

我想在“蔽屣”后面多加一点什么，因为同学说，我的诗太短，浪费了她电子报的空间。她不懂，一字一珠玑的珍贵之处。我要转头看几十次电脑荧幕，要摇多少次笔杆，要把多少支笔摔到断水，才能想到下一句。

电脑荧幕保持在大度山之恋的主选单上面，没人找我，我也不认识任何人，这个时间，我认识的所有人都睡死了，现在是凌晨四点半。

当我第八次转头回去看荧幕时，有两个字瞬间滑过我的脑海，虽然我尚且意识不清它们是什么字，不过我已经有灵感了。水性笔在一刹那间停止摇晃，我咬了咬牙关，笔尖距离手记纸还有两厘米，我正要落下……

“哔”地一声清响，电脑喇叭里面忽然发出这个声音，脑海中模糊的两个字猛然清晰过来，它们叫做……没了。

“同学，你的说明档里面有错字喔！”传讯的人是个陌生的ID。

bbx，一个昵称叫做“长毛怪人”的家伙，没格调、没创意、没礼貌，而且打断我思绪的人……

※突然出现是你的风格，不管闯入的是电脑画面，还是我的心。

02

bbx。长毛怪人，这家伙是谁呀？！

我是淑女，我是淑女，我是淑女……我不断提醒我自己，虽然，我真的很想骂人。

“不信你再看一次你的说明档，写得不错，但是有错



字。”

你这是夸奖我还是讽刺我？看着桌上的诗，在我最诗意饱满时中断，我听见了自己咬牙切齿的声音。放下笔杆，重新检查我的档案。有错字吗？我检查不出任何错误来。

“时间经过两分钟，你还没改……”

关你什么事啦！

再看一次吧！我说服我自己。

“我已经抽完一根烟了，但错字还是错字，看来你真的不知道错在哪里。”

我在心里面对他说：你最好能指出我的错字来，不然，我不会放过你！

“再字应该改为在字，细节很重要，你不应该忽略它。”

“要不是再一瞬间懂了你的痛”要改为“要不是在一瞬间懂了你的痛”。

我真的错了一个字，赶快把它改过来，这位“长毛怪人”还很好心，又传讯来：“这是初中生常犯的错误，你下次要注意唷！”

那张写着诗稿的手记纸，已经被我揉烂了。

“同学，我不是初中生。”

“高中生犯这种错误更不应该。”

“我已经是技二的学生了，不好意思。”

“技二了还写错字喔，你完蛋了你。”

我拒绝跟一个无聊的人继续纠缠下去，把讯息切掉，索性关机算了。

“小乖，要不要吃芭乐？”淑芬走进我的房间，她是我的同学，新竹人。

“不要，心情很差。”

“怎样，你又江郎才尽了么？”

“被一个痞子打断了。”我把那张已经揉烂的纸团拿给淑芬看，淑芬不写作，不过她看了很多言情小说。



“这里中断也不错呀，我觉得，味道刚刚好。”

“可是就是不甘愿呀！”

“那痞子是谁？”淑芬问我。

“一个叫做长毛怪人的，谁认识他呀！”

我把刚才他纠正我错字的事告诉淑芬，淑芬说：“不错的搭讪方式喔！”

“搭你个头！”

她捧着芭乐，坐在我的床边。“我觉得你这样写作太辛苦了，一切都只发生在脑海里面。”

“不然呢？”

“你应该亲身经历，去谈个两场恋爱的。”

又想鼓吹我往火坑里面跳呀！

“不要，我现在过得挺好。”我一口回绝了她。

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好，我可以一个人开着车到台中看电影，可以约几个朋友一起去KTV唱到倒嗓，可以毫无顾忌地在新光三越逛一整天。

淑芬说，不不，这是错的。“交个男朋友，看电影他会买票，会帮你拿爆米花跟可乐；去好乐迪唱歌的时候，你在唱，他可以去帮你倒饮料、拿零食；去逛新光三越时，你可以不只看看而已，可以叫他把信用卡拿出来。”

“是吗？人家又不是欠你的。”

“那叫做爱情呀，懂吗？我可爱的小乖乖。”淑芬捧着我的脸，很亲切地对我说。

爱？我一点也不觉得爱应该是这样。爱一个人，除了付出金钱之外，更应该付出的是心力吧！可是淑芬说来说去，讲得谈恋爱好像只是找个金主或菲佣而已，况且，多个人就多个意见，我最讨厌去跟人家协调什么了，一个人，不是很自由吗？

“小乖，长大点，你不可以这么任性的。”淑芬抱着我的枕头，在脸上磨蹭着。“这种爱情的味道，你早晚要尝



试的。”她做出很……很……唉……的表情。

淑芬跟我同年，不过她已经交过了一箩筐的男朋友，言情小说对她最大的帮助，就是让她能够很容易掌握男人的想法，而且，让她培养了制造浪漫的能力。

“你改好啦？孺子可教也。”才上线，那长毛怪人又传讯来。

“谢谢喔。”

“你的说明档很有意思。”

“那只是梦里面的情节。”

“我不是说引号内的内容，我指的是屁话那一段。”

我很想问他，你是来捣乱的是不是？

下了课之后，冒着大雨，我一路跑回来，早知道会下雨，今天就应该开车出去的。回到家里，很习惯地就打开电脑，想放唱片来听，却不小心变成连线上网，正想脱掉这身湿衣服，bbx就出现了。

“你很闲是不是？整天挂在线上找人聊天？”一边换衣服，我一边问他。

“笨蛋，这叫默契，我刚上来一分钟而已。”

骂我笨蛋？“随便你，不过我正在忙，没空理你。”

他也很乖，居然就不再传讯过来。换好衣服之后，我想去看看他的说明档。

别看我，别问我，反正说了你也不懂。

不懂就算了，我不怪你。

因为，那是你的智商太低了……



这是哪门子的自我介绍呀？我很疑惑地，又很蠢地，自己送了讯息给他，想问问他的说明档的意思。

“你真的很不聪明耶，都说叫你别问了，你还承认自己

智商低。”

这是第一次，我想见一个网友，想见他，是因为我想扁他。

我不高，只能号称一五三厘米。从小，就有一堆男生围在我旁边，笑我矮冬瓜，而且，通常都还是我哥带头的。我会一边哭，一边追着他们，追到之后，我会很想打人，可是又打不下手。最后我就会回家告诉妈妈，妈妈会帮我把我哥给逮回来，让我好好揍他一顿。这个“长毛怪人”让我想起那段悲惨的童年岁月。

“你让我很想扁你，我真的很笨吗？”我不相信，我是才女，我是才女，我是才女……

“至少你不聪明呀，你喜欢阅读吗？”

“喜欢呀。”

“看过《伤心咖啡店之歌》吗？”

“这本刚好没看过。”

“张大春的作品呢？”

“谁呀？我不认识。”

“村上春树呢？”

“听过而已。”

“张国立？张系国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看谁的作品最多？”

“藤子不二雄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我说我还看了很多吴淡如的、光禹的作品，他没回答我，只是一直狂笑而已。

“有没有听过白先勇？陈映真？”

“报纸上看过介绍。”

“台湾的出版社数不胜数得出五家？”

“包含漫画的话就可以。”



简凤·著

“小姐，你最熟悉的作家是谁？”

“席绢。”

“我想，你还是回去多念两年书再来吧！”

我真的很无知吗？

“不跟你扯了，我要去大便。”

“站住！”

我生气了喔！我是真的生气了喔！你对一个不相识的女孩这么无礼，对我大肆侮辱一番之后，居然跟我说你要去大便？！太过分了！

“喂喂，你给我回来！”

讯息与希望一同落空，这个人已经走了。

※像风一样是你的习惯，可是，我这根风中的芦苇，你注意到了吗？

03

长毛怪人。一个长成什么样子的人，会叫做长毛怪人？我想到的是历史课本里面，古文明中的那些人类，驼着背，很高壮，而且手里拿着狼牙棒。他们会去捕捉野兽，茹毛饮血，直到有一天，不小心学会用火……总之绝对不是会去看村上春树的那种样子。

东海的学风很自由，所以怪人也一大堆。以前去看过他们学校的社团成果展，结果看见一堆打扮得怪里怪气的人，这个什么长毛怪人，大概就是那种的。

我想他干嘛呢？奇怪了。

六月的星空，明亮，而略热。明天第三节的护理学要小考，我连一个字都没念，淑芬却过来敲门，约着说要去夜游。

“跟环工系的男生一起去，要不要？” “不要。”



“开车去大甲喔，不要吗？”

“三更半夜去大甲干嘛？我不去，你去吧！”

淑芬走过来，合上了我的笔记本。

“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尊重一下你的青春吧！”她用很成熟妩媚的笑容看着我，我则是一脸呆相地回应着她。

我不喜欢夜游，因为什么都看不到，更不喜欢跟陌生人去夜游，因为不但看不到风景，还得面对一些无聊的寒暄。我的身高体重，我的兴趣嗜好，我的家庭背景，你不要顺便问我的牙医纪录呀？拜托！

看着车窗外的一片漆黑，我不停责怪自己的意志不坚，心里想，如果我乖乖在家里，这当下护理学应该已经看完一半了。

车里，淑芬很开心地与他们聊着天，她的护理学成绩向来比我烂，不过却一点也不担心。有些人就有这种本事，真能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，而我肯定我没有这种能力。

男孩们都很优雅，只是因为陌生，问的问题老是不着边际，我安静地看着车窗外的黑暗，纳闷着自己跟来的意义。

到了大甲，我只有在 7-11 下车过一次，而且是去买益力多。站在店门口，喝着益力多时，我有一种难得的满足感。这个有点无聊的晚上，至少我做了一件让我自己开心的事情，这件事情，花我不到两块钱。

环工系里面有个狂追着淑芬的男孩，淑芬跟他们很熟，所以聊得很开心，她很努力想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，不过，我真的没兴趣。这几个男孩子都长得白白净净的，很秀气、很斯文，当然也就难免有点沉静，我喜欢会说笑的人，如果要降低一点水平，会搞笑也可以，千万不要那种太安静的，我会受不了的。所以夜游结束时，我连电话都没留。

“你怎么好像很不高兴呀？”回家之后，淑芬问我。

“不是不高兴，是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好。”



“就聊天嘛！”

“说是聊天，尽问些身高体重，不然就是大眼瞪小眼，多无趣呀！”

“才刚认识，不然你希望人家跟你聊什么？”

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不喜欢那样的男孩子吧。

“今天你比较晚上来喔。”

噢，又遇到他了，长毛怪人。

“跟你说的作者，去书局找来看了没？”

“没空。”

“要记得去找喔！对你会很有帮助的。”

“有空再说。”

“你脾气真的很不好喔！好冷淡的口气哪。”

我的笔每次提起来，在距离纸张不到两厘米的地方，正要落下的时候，他就会传个讯息过来。

“先生，我一向很忙，又一向没空，我现在也很忙，我没空跟你说话。”

“那不吵你，先给你安静一下。”

真是谢天谢地。

可是当我可以安静地写作时，我却又写不出来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把桌灯拉高，让光线可以照得宽一点，回头看看电脑荧幕，那最后一个讯息。

“那不吵你，先给你安静一下。”

“那不吵你，先给你安静一下。”

……唉，我投降。

“你是学生吗？这么晚不睡觉的。”

“我是夜间部的，我刚回来。你忙完啦？”

“放弃了。”

“你忙什么？”

“写诗。”

